

五十六

時務報

第五十六冊

18
214
56



1 2 3 4 5 6 7 8 9 40 1 2 3 4 5 6 7 8 9 50 1 2 3 4 5 6 7 8

THE CHINESE PROGRESS

時務報

光緒二十四年二月十一日

第五十六冊

論

某君答陝甘總督陶制軍書

上諭

奏章

戶部奏准自造股票籌借華款摺

容觀察閣上

總理衙門津鎮鐵路條陳

西文譯編

中國時務

論重慶教案並長江亟應設法保護情形
謀論中國清還日本賠款事宜
詳細情形
停泊外國船數及煤廠情形

旅順

外國時務

法國在

西貢
商務
中華書局
中外雜誌
路透電音

法文譯編

中

日兩國立國情形 論歐洲各國在中國爭奪利權

巴黎新開女學會 法報論病兵宜恤 日本兵

艦 英俄要結日本 高麗國亂情形 榮勝火柴

法國賽會總章 會審信隆租船全案

派處出售

本報每年三十三冊取費四元閏月加三冊加費四角零售每本一角五分直隸山東

河南四川廣西每冊加寄費二分東三省山西陝西貴州

每冊加四分甘肅雲南每冊加六分日本暨歐美各國及

東南洋諸島每冊加一分

本館之報外埠概不零售

外埠顧閱報者均請在本地

代派處定購 凡報如屆時

不到須即專函知會 凡書

籍非本館自印者均不交代

昭和十九年
一月十九日
購來

各派處報地

京城時務報分館 保定清苑縣署內 西河沿博公館 天津開口風神廟內西學官書局 鍋店街
文美齋書坊 濟南電報局 中西大藥房 烟台潮州會館 濰縣電報局 太原水菴惲公館 太
谷鳳山書院杜允明 開封叢學門路北陳公館 懷慶武陟縣右堂杜 西安城隍廟西首聚賢齋石
印書坊 務本新報館 味經書院 蘭州電報局 聚賢齋書坊 貴陽長春菴府尹第李宅 成都
鹽道署內楊 果子園宮保第楊宅 志古堂書坊 重慶渝報館 白象街怡和行 古岡棧恒泰安
霍樂三 武昌府前街時務報分館 漢口黃陂街乙海春戒烟藥房 招商局上首江左漢記 宜昌
二架牌坊江左漢記分局 沙市七里廟巷江左漢記分局 長沙礦務總局 常德南門外乙海春戒
烟藥房 南昌靈應橋汪公館內 繫馬莊鄒公館 九江福康輪船公司 安慶藩經廳署內吳韋齋
電報局 姚家口江友馥 盧州 無湖電報局 壽州文德堂書坊 南京孝順里陳宅
淮安城內高公橋劉公館 更樓東羅公館 清江浦善後局 河北海神廟西巷內程八館 揭州
電報局 泰州北門外儲家巷周宅 徐州府經廳 蘇州護龍街墨林堂書坊 婁門內丁香巷吳宅
常熟醉尉街內閣第張 常州龍城書院 江陰永恒義 無錫售申報處 鎮江經理轉寄處大閘
口鹽店巷吳寓 杭州九曲巷樓宅 嘉興電報局 破石萃古齋 湖州油車巷邱宅 瓯波諸衙衙
餘岱鹽局 紹興水澄橋墨潤堂書坊 諸暨縣城金大成染坊 溫州大街時務書局 瑞安卓忠毅
公祠內學計館 台州黃巖縣前柯泰豐 蘭溪電報局 福州城內三牧坊楊宅 南臺閩海關科房
泉州府城南門外閩海關科房 建甯電報局 廣州時務書局 知新書局 義一齋書坊 聖教
書樓 靖海門外鴻安棧 佛山舊檳榔街百元堂 潮州下水門中街陳再興紙行 城內上東堤廣
聚棧 嘉應保安局黃 汕頭雙和市廣福齋 桂林 梧州 澳
門知新報館 香港上環恒順泰 文武直街文裕堂書坊 海傍鴻安棧 聚珍書樓 新加坡鴻發
棧 檳榔嶼嶺南棧 日本東京精神社 神戶大阪均同茂泰 太倉西門內稅務坊蔣宅

某君答陝甘總督陶制軍書

本館照錄

膠事突起。未責朱紈以歸濠鏡。遽罷李綱以謝金人。聞德使海靖。要挾多端。俄人亦有數艦泊旅順。以恐他國侵占。暫代防守爲辭。其言甚甘。其心叵測。杞人區區之愚。竊謂日事未興以前。上下盤樂怠傲。自釀酈毒。日事巨創以後。元氣彫損。而中外晏然。粉飾太平。用人行政。瘞蹙舛錯如故。一若頓忘鴨綠馬鬪之大辱也者。物恥不足以振興。國恥不足以發憤。桓侯之疾。中於藏腑。雖有和扁。固望而郤步哉。景陵時。三藩交鬪。海內動搖。而憂勤節儉。經筵無一日輶講。朝多忠樸之臣。以治內。邊選廉幹之吏。以治外。卒能轉危爲安。革亂爲治。開三百年植遺腹朝委裘而尤鬯晏然。無疆之祚。今內政不修。官人失序。互相欺飾。門外諸暴客。久有輕眎中夏之心。而乃舉國熙怡。倡優巧而鐵劍拙。責春則無善奴。課織則乏良婢。互相援引。顛倒是非。使百度隳壞。於大事顛頽。小事璣屑之中。載胥及溺。其何能淑矣。讀公手諭。西方之任。履高思危。非公惡能察土崩之勢。防蠻潰之微者。今姑就公所部一方論之。河湟之於新疆。寥廓二萬里。實唇齒相依。準回蒙番部種錯雜。撫馭邊情。銜勒殊俗。剛柔燥溼。稍不當事理。卽變故猝桀。此不可以尋常內地之繩墨治也。以韓范之忠清亮直。一身維繫之。關內外防軍歲餉三百五十餘萬。全仰腹省。目前豪宗悍將志得氣

滿至驕蹇難制。叛回新奠，仍防萌蘖。公所居之地，據蛇騎虎，不覺艱難，以愚見料之。使東方無事，各省協餉應手，則邊關門壯不飛，尚可安坐鎮攝，安無事之福。一旦東方時局小有變異，則鄰省觀望人各異心，軍需飛輓不能應期，不但坐困，抑虞他變。同治初新疆之失由此甫定之降回，亦恐火厝積薪之旁，灰扇重燃之敵，誠如尊諭揆之往事，劉琨騎齡於段氏，黃公石齋與二鄭參差，前之覆轍可鑒。必字文夏州有牢籠，賀拔勝岳手段而能得其死力，則善之善者矣。竊意公度主客之情勢，察新突之事，當預爲之備，厚集儲如宋初封樞庫，以蓄招徠駕御之資，預結文武豪雋，使衆志齊一，成背嵬軍勢，以收腹心爪牙之助。如是則關隴川西形勢漸樹，隱若一強國。一日國家營陝都備，西巡之典，公率勁旅入勤宿衛，自任以王導宗澤之重，何涼州二萌之足言。官家倚爲建炎草武之基，不致蹈金元兩季之末失，此非拘守常格者之所可集事。來日事會陽九之變，不可測知，而善建不拔計，尚預定，倘光輔之業，垂於竹帛，亦千載一時也。又承諭天下當除四病，以瀉爲補，云云，偉論碩論，諸持節鉅公未有見及此者。自古老臣謀國，未有不承敝通變，務瀉除邪氣而後正氣可復者也。清理內務府，則宮府之用節，裁翰詹衙門，則文武之才出停捐納，則仕途廓清，改科目，則學術興起。此四言獨見其大，惟內務府衙門，本前明東廠，明任閻暨，遂

屋其社。順治初鑒於亡國之弊，改任總管大臣七司司員，往往以閣部大臣筦領稽核之。此國朝善政，但大臣須得如文文忠倭文端而任之。七司司員當用士人骨鯁有節行者，去包衣奸猾之吏，則可以事爲節度，去其泰甚，似不可遽議裁也。進士首選爲庶吉士，稱爲翰林，與諸曹顯分清濁，實始於明成祖取象廿八宿之謬制，唐宋取士登第，釋褐初階，試以民事，小至主簿尉及方鎮記室參軍，大亦不過從六品，州郡簽判，如推官司李，凡以使之磨礲吏事，老其才以致用。明洪武四年開科，狀元吳伯宗授部曹，一甲二三名皆授知縣。國初六部大臣長貳，多由道府州縣厯練更事，行取起家，趙申喬湯潛庵楊賓實朱高安皆然已。何嘗如中葉以後，一入柯亭劉井，永以清班自居，不自知蟲篆詩賦之技，漢廷賜帛，與倡優等耳。此非定制之陋，陋在習也。捐納起於天聰崇德年間，其初第因遼瀋人心不附，故寬其進身之途，使之嚮風慕義，然止許捐監生雜職細流而止耳。及至康熙中，三藩甫削平，兵餉賞犒不給，其時戶部歲入地丁鹽課關稅不足三千萬，耗羨尚未歸公。國初貧瘠而有以自強，今戶部歲入至八千餘萬兩，而日以削弱，無賢才，無政事，遂至財用不足，庶事叢脞，縱聚斂何益？亦可深思其故矣。戶部始議開知縣捐並可捐免保舉捐納官到省，一年甄別，大吏有舉無劾日，御史陸三魚諍之。其時京銅局每年三月開捐，八

月停局歲可得三四百萬然止許捐貢監封典佐貳雜職正印官至知縣止矣迄於咸同以來軍需萬繫乃推廣至道府名器大濫流弊由斯而極古稱十羊九牧今百牧不得一羊蠶營苟所在囂然尙復成何世界與桓靈之西園鬻爵何異吏治風氣安得不大壞且核計戶部年收捐輸僅百數十萬鬻直視康熙大賤而取財則不及其半以此輩不土不農闖尤無廉恥之人榮以名器俾朘民之膏血以償之利裁畎澗而害不尾間國家亦何樂爲此秕政而憚於永違停革乎此所大惑不解者也至科第之不得人皆在有科無目唐制明經進士明法明算而外其他科至百餘目宋亦制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鴻博等科國朝鴻博科再開經學科亦兩舉陽城馬周科裁一舉而前後得人爲多亦可以知帖括既弊取士之法當更變如仿溫公十科原缺五科之類詳酌事體以救其窮意者尙可拔十得五不至如今時之極弊夫敵國外患皆皮膜之病不足慮而慮在內蠹內治外交知人用人之術何所恃以興起興在學術故上策莫如先自治不務治內縱購堅船巨礮廣設學堂何益今坐瘡痏不仁之症精氣皆變爲痰當事者諱疾忌醫獨不肯虛心一試使痰雍變爲精氣之良方是桓侯方目笑扁鵲之妄忠言何由而入乎聊因公指畧抒吾之狂言惟裁鑒焉用兵取人之國與敵謀我而筭所以禦之皆須先時分類預立意算朱子

論韓信所以能多兵者分數明故也譬拔小兒齒伐百圍大樹必以漸搖撼取之非是則敵堅我瑕瑕固不辨攻堅卽我堅敵亦堅兩堅相阨仍不足以制勝泰西強國及東倭之猾夏陰謀毒計蓄之數百年先以鴉片烟疲敵軍民之筋力制其死命次以呢絨鐘表及種種玩物蠱惑其心志而內耗其貨財次以原缺其風俗而堅其信嚮次以兵船與我爭海上之利護其大帮公司長袖善舞之商開市場關租界以爲之根基而中國蚩蚩之民附之倚爲衣食者大半於是羽翼形勢成矣故夫越緬高麗坎巨提之門戶盡失旅順威海膠州之化爲寇仇舐糠及米痛甚剝膚敵國起於肘腋禁中國手足不可動搖禍皆伏於數十年之前特中朝士大夫醉生夢死未之覺耳敵之盡心力謀之其用陰符浸字訣也非一朝此善審分數者也誰謂外彝之謀攘竊入國而不用三表五餌之術哉方甲申乙酉辦海軍衙門之日僕主奏稿旣而在事者糜數千萬巨貲甫購得定遠鎮遠等巨艦六艘又製六碰快船六蚊子船六魚雷艇經營累年乃僅僅先成北洋一軍南洋閩洋尙未暇議及也而主者鋪張揚厲三年軍政粉飾奏報以爲陸有銘盛各軍水有堅船巨礮以此制敵何敵不摧而所用之將提督丁汝昌本陸隊出身不諳水師日以淫賭爲事左右翼總兵林泰曾劉步蟾閩船出身志氣驕實未更事當日承乏軍諮鈎稽文牘幽憂

於無事之日。竊料其必敗。器械利而領將不得其人。欲毋以船礮子敵得乎。庚寅冬。
醇賢親王上賓。以資序推會辦海軍大臣慶邸爲督辦。慶邸典屬署長官也。某進諫。
以爲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躬擐介胄。手執斧鉞。爲上將軍。必有嚴毅雄專不可。
犯之色。今譯署主和。日以玉帛賓禮十五國。海軍主戰。當被橐鞬。執金鼓。將與敵軍
爭雄海上。今賢邸以一身兼之。母乃使外彝有輕視中夏心。不如力辭。別密薦賢士。
貝勒沈毅有方者爲之統帥。於國體既得隱樹制兵。謀師自強之勢。而邸又獲推賢
讓能之名。又使外夷知中國意嚮。足以建威銷萌。殆一舉而兼三善云云。慶邸然其
言。而不能用。故海軍未出境。而我居少算。敵居多算。勝負之數。不待龜兆而決。危矣。
哉。數矣哉。迨倭事起。遼東失。威海燬。海軍衄。德艦至膠島割。此不幸言而中。由今之
政。用今之文武。乃坐而待亡之象也。不罷土木之役。下罪已之詔。勸農殖穀。停止捐
納。汰冗官。擢國士。嚴禁吸煙。蒐簡將弁之忠樸。少習氣者。而日訓練申警之。慎重名
器。以獎有功。從事先務之急。而區區仍用故技。惟是搜括民財。購堅船巨礮。恃爲勝
敵之長算。可悟前車之所以覆。而猶不知變計。其於多算勝少算之方畧。亦去之遠
矣。

諭旨恭錄

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御史彭述奏承繼襲職人員捐納職官仍應
繳足捐免保舉銀兩等語。著該部議奏欽此。○又奉 旨。這所參疎防監犯越獄之
禪春管獄官驍騎校常喜著先行革職交延茂等提同值班官兵等嚴行審訊。有無
鬆刑賄縱情弊。按例懲辦。仍勒限嚴緝逆犯楊青雲務獲究辦。餘著照所議辦理。該
部知道欽此。○又奉 旨。齊齊哈爾副都統著薩保補授欽此。○三十日奉 上諭史
念祖奏。已故革職知縣虧欠交代銀兩。延不解繳。請旨查鈔一摺。廣西已故革職容縣
知縣易紹德虧耗各款共銀八千三百餘兩。之多。迭經嚴催。該家屬迄未完繳。官延
著廣西巡撫卽提該家屬及經手丁胥人等究明。是侵是挪。按律懲辦並將該故員
寓所資財派員嚴密查封。其原籍家產並著湖北巡撫一併查封備抵以重庫款該
部知道欽此。○十二月初一日太常寺題。十二月二十八日歲暮祫祭 太廟奉
旨。朕親詣行禮。東廡遺錫光。西廡遺黃。永安各分獻欽此。○又題二十八日歲暮前
期告祭 太廟奉 旨。後殿遺溥靜行禮。中殿遺載助行禮欽此。○又題十二月二
十九日祭 太歲壇奉 旨。遣隆勲行禮。兩廡遺慶福。楊宜治各分獻欽此。○又奉
硃筆盛宣懷補授大理寺少卿欽此。○初二日奉 上諭甘肅提督董福祥著加

恩在紫禁城內騎馬欽此○又奉 上諭浙江紹興府知府員缺著熊起礪補授欽此○又奉 上諭步軍統領衙門奏遵保獲盜尤爲出力員弁懇恩獎勵一摺著交兵部議奏欽此○初三日奉 上諭張之洞奏都司交卸不將錢糧公款交清潛行避匿請革職查追一摺湖南淮補靖州協中軍都司李友勝經前兼護湖廣總督譚繼洵飭調考驗給咨赴部該都司並未請咨竟敢攜帶公款潛行避匿實屬謬妄李友勝著先行革職由該督通飭湖南湖北兩省勒傳歸案訊究追繳以重餉項而倣官邪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初四日奉 旨吏部文選司主事著趙鑾揚補授貴州思南府知府著勞啟提補授雲南嵩明州知州著曾楫補授湖北宜都縣知縣著李天桂補授廣西武宣縣知縣著楊和墳補授甘肅安化縣知縣著孟澤補授湖北鄖縣知縣著曾圃藻補授俸滿教職郭夢婁黃樓鳳俱以知縣用通政使司筆帖式著重振補授禮部筆帖式著德楞額補授起居注筆帖式著恩溥補授太常寺筆帖式著桂林補授刑部筆帖式著景春補授應生存齡著以文職用葆金著以文職用截取御史黃均隆郎中潘江具照例用保送直隸州主事劉瞻漢榮麟世桂張露恩俱交部記名以直隸州知州用擬補內閣中書英和著准其補授應襲騎都尉世職楊萬凱著以主事用開復原銜前山東甯海州知州陳壽清著開復原官

明保浙江黃巖縣教諭王爲幹著以知縣用保舉山東補用知縣吳士釗河南候補知縣李起鳳俱照例用俸滿安徽廬州府通判劉春海著回任卓異俸滿浙江慈谿縣知縣曹礪成著回任准其卓異加一級仍註冊候升奏留吏部學習員外郎毓善著准其留部欽此○又奉 上諭蘇嚙岱奏查明防守尉被控各情請旨懲處一摺三河縣防守尉崇麟挑放甲缺被人控告經蘇嚙岱查明雖無受賄情事惟於伊子恩平向人借用銀兩失於覺查致滋物議且任聽兵丁攤借銀兩送給謙光家丁求免調考實屬咎無可辭驍騎校恩撤亨爲兵丁經手錢債亦屬不知檢束崇麟恩撤亨均著交部議處前任副都統謙光於家丁收受銀兩未能覺查著一併交部議處仍緝拏該家丁務獲審明究辦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初六日奉 上諭奕劻等奏侍衛呈請開去要差據情代奏一摺長順著准其開去乾清門差使欽此○初七日奉 上諭徐樹銘奏請飭各省舉行蠶政等語蠶政與農工並重浙江湖北直隸等省均已辦有成效各省宜蠶之地尚多卽著各督撫飭令地方官認真籌辦以廣利源欽此○又奉 上諭浙江歸安縣徵收錢糧有浮收情事經御史陳其璋華輝參奏並編修朱祖謀等在都察院呈控先後諭令廖壽豐查辦茲據查明覆奏所參各款或查無其事或事無實據均著毋庸置議歸安縣知縣朱鑑章人地

不宜業經撤任調省卽著該撫督同藩司隨時查看並飭令現任知縣將革除殷戶包飯食費名目勒石永禁糧差潘吉等卽著提省並勒緝滋事之葉順流等務獲訊辦欽此○初八日奉 上諭京師自入冬以來曾經得有微雪尚未渥沛祥霽現在節逾冬至農田待澤正殷朕心實深寅盼允宜虔申祈禱本月初十日朕親詣 大高殿拈香時應宮著派貝勒載灃 昭顯廟著派貝勒載潤 宣仁廟著派貝勒溥偉 淬和廟著派貝子溥倫同於是日分詣拈香欽此○又奉 上諭熙敬等奏考試應封宗室馬步箭完竣一摺此次考試應封宗室馬步箭不到者甚多除溥荃毓隆毓盛呈報患病廷狀呈報丁憂外文瀛文澧並無事故臨期不到實屬荒謬均著停封一次嗣後考試應封宗室如再有控報患病及無故不到者卽著宗人府嚴行參處欽此○又奉 上諭胡聘之奏特參庸劣不職各員等語山西候補知州李枝瑞性喜鑽營不知自愛嶧縣知縣陳啟緒縱容差役致釀人命歸化城巡檢劉策不安本分前署曲沃縣典史候補從九品嚴昭瑞膽大妄爲前署靜樂縣婁煥司巡檢候補從九品陳紹勳違例擅受均著卽行革職永濟縣知縣崔同綏才欠開展難勝煩劇著開缺另補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又奉 上諭胡聘之奏特保治行卓著各員一摺山西平定直隸州知州李義銘調署霍州直隸州知州潞安府同知李崇洸調署絳州直隸州知州

介休縣知縣吳匡汾陽縣知縣沈士林調署臨汾縣太平縣知縣俞恆調補平遙縣知縣沈士榮調署鳳臺縣臨汾縣知縣賀榮驥夏縣知縣盛沅旣據該撫奏稱政績昭著民情愛戴均堪備循良之選卽著傳旨嘉獎仍飭令該員等益加奮勉毋得始勤終怠用副朝廷振興吏治至意欽此○又奉 上諭世鐸等奏恭修 玉牒告成請將在館出力人員從優獎叙一摺此次恭修 玉牒卷帙繁多該承辦各員及謄錄供事等不辭勞瘁辦理妥速自應從優鼓勵所有提調官內閣侍讀學士崇壽著以三品京堂開列在前並賞加二品銜纂修官鴻臚寺少卿台布著以四品京堂開列在前俟升四品京堂後賞加一品銜記名四五品京堂宗人府理事官英慈著開缺以副都統遇缺題奏理事官經文泰著在任以應升之缺儘先升用並賞戴花翎記名五品京堂理事官載皆著以四品京堂開列在前俟升四品京堂後賞加二品銜戶部緝疋庫員外郎榮普著賞戴花翎並加四品銜副理事官靈照著以理事官無論題選遇缺卽補並賞戴花翎理事官墨麒著以應升之缺開列在前俟升四品後賞加二品銜候選副理事官主事璞良著仍以副理事官無論題選遇缺卽補俟補缺後以理事官遇缺卽補俸俸滿籤分工部主事汪朝模著以本部員外郎無論題選咨留遇缺卽補宗人府主事陳本仁

著以員外郎分部無論題選咨留遇缺卽補收掌官筆帖式定壽恆廉均著免補委署
主事以經歷主事無論題選遇缺卽補瑞吉祥璫常瑞均著以委署主事遇缺卽補委
署王事訥欽祥樞均著以經歷主事無論咨留遇缺卽補候補筆帖式定秀効力筆帖
式福銳溥平承惠均著以宗人府筆帖式遇缺卽補俟補缺後以委署主事儘先補用
志厚榮祺溥恩經武勤均著以宗人府筆帖式遇缺卽補候補主事樸厚著以經歷主
事無論咨留遇缺卽補筆帖式崇祿著以委署主事遇缺卽補以上各員均著俟補缺
後免其試俸纂修官四品銜內閣侍讀德元著賞戴花翎並賞換三品頂戴俟升道員後加二品銜四品銜內閣侍讀紹
昌著在任遇有應升應轉坊缺開列在前並賞換三品頂戴督催官內閣侍讀英華著
賞給隨帶加二級候選知府內閣侍讀貴壽著俟歸知府班後在任以道員儘先升用
謄錄官侍讀銜卽選同知潤昌著賞換四品頂戴俟選同知後在任以知府歸候補班
前補用內閣中書翰書著在任以侍讀遇缺卽補並賞加五品銜內閣貼寫中書奎佑
錫庚候補中書紹明均著作爲侍讀遇缺卽補並賞加四品銜內閣中書穆津著在任
以侍讀遇缺卽補升任後賞加四品頂戴連兆著在任以撫民同知不論雙單月遇缺
卽選俟選同知後賞加知府銜內閣候補中書廉煜著以本堂中書不計旗分遇缺卽

補並賞加侍讀銜纂修官內閣中書王繩著賞戴花翎並加五品銜候選道許秉璋著
以道員分省補用並賞加一品銜謄錄官截取同知吳中欽雷在夏齊耀珊均著俟同
知分省後免補本班以知府仍歸原省補用並俟歸知府班後賞加鹽運使銜分省試
用同知劉家蔭陸鍾岱均著以知府仍分省補用並賞加鹽運使銜內閣中書吳炯趙
椿年均著俟截取同知分省後免補本班以知府仍歸原省補用並俟歸知府班後賞
加鹽運使銜指分廣西試用同知羅廷桂指分四川試用同知高增爵均著以知府仍
歸原省補用並賞加鹽運使銜候選郎中李永懋著仍以郎中分部無論咨留遇缺卽
補內閣候補中書顏廷佐著作爲候補侍讀遇缺卽補並賞加四品銜指分河南截取
同知馬希援著以知府仍歸原省補用並賞加鹽運使銜分省試用同知毛祖模呂鈺
均著以知府仍分省補用纂修官記名道府道員用禮部員外郎憲齡著俟得道員後
賞給三代二品封典並隨帶加二級禮部候補主事補缺後無論題選咨留卽行借補
員外郎玉麟著免補主事仍歸原保班次補用並賞加四品銜謄錄官禮部筆帖式在
任候選知州崇謙著俟選知州後在任以直隸州知州前先補用得缺後賞加四品銜
禮部筆帖式齡安著在任以知縣無論雙單月選用並賞加同知銜補主事後候補員
外郎禮部筆帖式清祖著作爲本部員外郎無論題選遇缺卽補謄錄官儘先題升主

事禮部筆帖式錫瑞著俟題主事後以本部員外郎儘先題升先換頂戴咨留主事在任遇缺員外郎禮部筆帖式存厚著俟補主事後以本部員外郎遇缺卽補題升禮部主事塔思遇缺卽補主事禮部筆帖式增銳著作爲本部員外郎遇缺卽補題升禮部主事塔思哈著賞加四品銜禮部候補筆帖式分省補用同知英霖著免補同知以知府分省歸候補班補用供事遇缺卽選按察司經歷陳葆卿著以通判分發省分俟到省後免補本班以同知仍歸原省候補班補用卽選布政司理問馬堃榮著以知州不論雙單月歸分缺先選用俟選缺後以運同在任升用先換頂戴五品銜分省補用州判張觀宸著以通判仍分省補用並賞加四品銜卽選縣丞牟其汶著以知縣不論雙單月歸分缺先選用俟選缺後在任以直隸州知州補用先換頂戴施作霖著以典史分省歸候補班前卽補並賞加六品銜候選縣丞古秉彝丁志廉均著以知縣分省歸候補班補用並賞加同知銜吳鐘李諸南陳懷恩張傳楷王炳奎毛畯輝張慶澍方基培龔蔭森賞壽延楊以沅均著以府經歷分省歸候補班補用並賞加六品銜分省府經歷曹金鑠著以知縣仍分省補用俟補缺後以應升之缺升用鄖永齡謝恭壽汪德泉方心鑒汪寶念崔家杰錢晉元陳寵鍊白坊曹聯駿吳星曜均著以縣丞分省歸候補班補用並賞加六品銜候選未入流郭汝翼賀述曾均著以巡檢分省歸候補班補用並

賞加六品銜候選按察司經歷邵宗綸著以通判不論雙單月歸議敘間用班內選用並賞加同知銜候選縣丞吳承蔭朱澤潤王鏡明均著以知縣分省歸候補班補用於啟仁劉玉山顧繩正均著以縣丞不論雙單月儘先卽選並賞加六品銜按察司經歷銜李曜庭著以按察司經歷分省歸候補班補用並賞加五品銜六品銜卽選巡檢張起銘著以州判不論雙單月遇缺卽選並賞加五品銜六品銜卽選縣丞李世斌著以鹽大使歸議敘班先選用並賞加五品銜六品銜卽選縣主簿孫緝光著以州判不論雙單月遇缺卽選并賞加五品銜馬堃華余玉君均著以縣丞分省歸候補班補用並賞加六品銜六品銜選用巡檢孫汝權著俟選巡檢後在任以州判補用并賞換五品頂戴分省縣丞謝鴻恩著俟分省後以知縣仍歸原省補用并賞加同知銜六品銜卽選縣丞蘇鴻鈞著以州判不論雙單月歸議敘班前先選用并賞加五品銜張瀚著以巡檢歸議敘班不論雙單月間用班選用并賞加六品銜徐志清著以縣丞分省歸議敘班前補用并賞加六品銜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單併發欽此

戶部奏准自造股票籌借華款摺

爲速議具奏事。軍機處交出右春坊右中允黃思永奏籌借華款。請造自強股票一摺。光緒二十四年正月初九日奉 諭旨戶部速議具奏欽此。據原奏內稱。時事孔

棘庫藏空虛。舍借款無以應急。舍外洋不得巨款。前已種種吃虧。近聞各國爭欲抵借。其言愈甘。其患愈伏。何中國臣民如此之衆。竟無以借華款之策進者。若謂息借款。前無成效。且有擾民之弊。遂不可行。此誠因噎廢食之說也。在外洋與在通商口岸之華民。依傍洋人買票借款者甚多。不能自用。乃以資人。且搢紳之私財。寄頓於外國洋行。或託洋商營運者。不知凡幾。存在中國之銀號票莊者。又無論矣。小民不足責。應請特旨嚴責中外臣僚。激以忠義奮發之氣。先派官借。以爲民倡。合天下之地力人力財力。類別區分。各出其餘。以應國家之急。似乎四萬萬民之衆。不難借一二萬萬之款。聞外洋動輒以萬萬出借。非其素蓄。不過呼應甚靈。每股百兩。且有折扣。甲附股以售與乙。反掌間即可加增。以爲恆產。傳之子孫者。不願歸還。卽輾轉操縱。亦有贏餘。股票勝於銀票。故舉國信從。趨之若鶩。每得中國電報。借款議成。卽由銀行造票。登新聞紙出售。雖萬萬兩之多。尅期立盡。中國風氣若開。豈難漸收成效。擬請敕下速造股票。先按官之品級。缺之肥瘠。家道之厚薄。酌定借款之多少。查照官冊分派。漸及民間。亦仿西法。每百兩爲一股。每股分期收繳。還以十年或二十年爲度。每年本利共還若干。預定準數。隨股票另給票據。十年則十張。平時准其轉售。臨期准抵交項。蓋分期寬則交款易。交款易則股本方肯多入。歸款亦不爲

難。出入皆就近責成銀行票莊。銀號典當。代爲收付。不經胥吏之手。無詐無虞。確有憑信。可售可抵。更易流通。抑或能借鉅款。給獎叙以資鼓勵。亦是一法。臣非空言。請先派籌借若干兩。定限繳齊。逾期請治。臣罪其力數倍於臣者。如恒河沙數。聚沙成塔。祇在人爲。惟懇皇上宸斷。令出惟行。則頽風可振。衆志成城。轉弱爲強之機。反求卽是等語。臣等伏查日本償款數鉅。期迫原擬息借洋債。以應急需。乃需用愈急。息借愈難。或甫有頭緒。而不免紛糾。或已立合同。而終成反覆。計自去年以迄今日。借債一事。其旋議而旋停者。蓋不知凡幾矣。現在期限日緊。洋債仍無成說。臣部正議息借華款爲補救萬一之謀。今中允黃思永。請特旨嚴責內外臣僚。激以忠義奮發之氣。先派官借。以爲民倡。並請速造股票。先按官之品級。缺之肥瘠。家道之厚薄。酌定借款之多少。查照官冊分派。漸及民間。亦仿西法。每股百兩。另給票據。十年則十張。平時准其轉售。臨期准抵交項。等因。自屬籌款之一法。第缺分肥瘠。家道厚薄。一時旣難周知。且按官之品級。以定數之多少。亦恐迹近抑勒。窒礙難行。臣等會同商酌。擬令官紳商民。均量力出借。無庸拘定數目。先由臣部印造部票一百萬張。名曰昭信股票。頒發中外。隨後再製造息摺。給予本人收執。每部票

一張註明庫平紋銀一百兩。銀圓亦准折合抵交。凡中國官民領取部票繳納借款。或在部庫藩庫兌交。或寄存某字號票商。但使無誤提撥。均聽其便。此項借款照洋款辦法。周年以五釐行息計用二十年。前十年每年還一次。後十年本利並還期以二十年本利完訖。在京由部庫發給。在外由藩庫發給。斷不准絲毫需索延誤。平時股票准其轉相售買。每屆還期。准抵地丁鹽課釐金。以冀通行而昭大信。夫商民食毛踐土。各懷忠義之心。而內外大小臣工受國厚恩。際此帑紓時艱。尤當熟計安危。出家資以佐國用。況朝廷不責以報効。不強令捐輸。一律按本訂息。分期歸還。誰無人心。誰無天良。斷不忍觀望遲回。一任大局之潰裂。該中允原奏。先派官借。以爲民倡。所論誠爲扼要。擬請降旨。飭令在京自王公以下。在外自將軍督撫以下。無論大小文武現任候補候選各項官員。均領票繳銀。以爲商民之倡。在京大小官員。出借銀若干。應領票若干。由各省將軍督撫開單請領轉發。至地方商民人等。願借者亦復不少。在京卽責成順天府府尹。在外卽責成將軍督撫。將部定大概章程。先行出示。隨卽揀派廉幹之員。剴切曉諭。勸令紳商士民。一體量力出借。仍不得苛派勒捐。致滋紛擾。一面由臣部將印票分別省分。酌量給發。一面由地方官將出借銀數。

隨時報部。聽候撥還日本償款。無論何項。不准挪移動用。惟此項借款待用孔亟。各直省應自奉旨之日起。限兩個月內。將籌借辦法。及已借銀數。趕緊電報。不得稍

有遲延。如派辦籌借人員。多方勸諭。能借巨款十萬以上。准從優獎。五十萬以上。准破格獎。以示鼓勵。除將息借華款。給發股票息摺。詳細章程。另行核議外。所有速議

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容觀察

閣上

總理衙門津鎮鐵路條陳

一鐵路以勘繪地圖爲首務。自天津至瓜鎮二千二百餘里。估工計費。未易猝成。其一切沿途起止。測量丈尺。以及岔道碼頭車站柵廠。暨山渠河梁等事。均俟奉准後。始能詳確查繪。

一鐵路自天津至瓜鎮二千二百餘里。河堤延亘綿長。鐵路必有由隄行駛之處。無論里數遠近。准公司就近稟商該督撫及該管道府。協同委勘地勢。查明丈量尺寸。上則高築堤身。下則深築堤底。務期堅實。使堤身加高且固。兼可免朝廷歲修之費。於河工亦有裨補。

一現經集股已有一千萬兩之譜。開辦之後。其有不敷。再行招集。內有美商願入股者。由本公司與之議立合同。無庸稟請國家作保。只須將全路作抵。且經營伊

始情殷報効得藉輸誠擬請先提股銀二百萬兩以充朝廷要需定期出票於鐵路開工安設軌道時先繳一百萬兩俟全工告竣再繳一百萬兩。

一鐵路款項係集股所成將來全工告竣擬請除各項應支經費修補股息按年周息以外所獲餘利按照四分之一報効國家解交戶部飭收按年彙報年清年款不得拖欠以重公用。

一報効銀兩本係集股商等不敢仰邀獎勵惟乞奏明准自設公司假以事權用專責成兼請札飭各地方官力爲保護至一切應辦事宜當隨時稟請鈞署飭遵一所勘用民地原產主每年納完若干稅課本公司照數完納倘全路告成限期未滿以前朝廷建議欲將鐵路歸官請比照當年股票市價漲落核明發還原銀由公司自行收回股票以清款目否則應由公司按定章以四十五年爲限自全路工竣爲始滿限後所築幹路卽爲國家所有無庸官給價值。

一鐵路工程以五年爲期俟將全路勘估後各料運齊起算屆時仍當稟明立案一鐵路沿途地段凡民間山場地畝園林井社以及城鄉市鎮必視其衝僻及地土肥瘠生熟分別定價擬由公司會商地方紳董酌量給價以期主客相安倘遇實在刁抗居奇卽稟由地方官公斷應比照蘆漢鐵路公司章程辦理。

一鐵路本取直綫如遇民間廬舍墳墓必須繞越者從權辦理若間有一二瑩宅自願償費遷移由公司會同地方紳董公同酌議優給價值。

一鐵路所經水陸市鎮城廂以及沿途車道兩旁所有應行修造站鋪碼頭屋宇貨倉車廠等項民地由公司或租或買官地由公司稟請地方官核准仍每年按畝納課。

一公司購運鐵軌汽機車輛墊木等項概免入口行坐釐稅。

一開車後搭載客位貨物接收腳費以道路遠近酌議一定章程遇有應調兵差糧餉器械必憑部院督撫統兵大員印票方准照章給費一半若尋常官差來往雖有印章印文仍照章全收。

一漕運爲國家大政遇有阻水守風沙灘擋淺以及催趨趕運若須雇用公司輪車由鐵路起撥轉運者無論數百里或數千里所有裝運使費應由地方大吏及解運官與公司商議給價本解官自行押運不得藉公挾制強令裝載至糧石上車後如有偷漏短少攬雜等弊應惟公司是問。

一遇軍務緊急奉有地方大吏札諭飭令暫將鐵路應專歸官用不得別載客貨所有公司本息日用人工煤炭口糧等項俟事竣後由地方官補給或按月日准其呈請彙案報部。

一鐵路創辦之初。一切測量繪圖購製機器監造管車人等。必須選用洋人數名。概歸公司管理約束。日後華人技業精熟。自能接理。不煩重資延雇。庶可稍節糜費。一宜擇地設立鐵路學堂。凡測量繪圖使車製料等事。均宜選聰穎子弟習學。以爲造就人材地步。

一鐵路宜俱用雙軌。惟初辦之始。造成單軌。俟客貨興旺。再行添築雙軌。其軌道狹闊。均遵照現修官路一律通行。至於鋼條尤宜加厚加重。因路長貨多且重也。

一公司鐵路。一切工程商款商修。應免造冊報銷。

一鐵路。公司所有聘請管事及雇募匠役各色人等。均應訪察詳慎。穩重妥靠之人。方許留用。仍隨時稽察。庶少疏虞。若有官長薦舉。友人請託。概不收用。

一鐵路之傍。准公司設立電綫。以便知照開車時刻。且免一往一來。兩車相礙。此電綫應由公司承辦管理。專爲便於行車起見。

一凡有鐵礦煤礦與幹路相近之處。准公司分築支路。稟明開採。以便就近取煤。取鐵。製造鐵路各料之用。

一鐵路必須四通八達。始便行駛。現擬自瓜鎮起工。至天津告竣。其沿途水陸鎮市碼頭處所。均宜次第開通。庶幹路可保無滯。

西文譯編

湘鄉曾廣鉉譯

中國時務

論重慶教案並長江亟應設法保護情形

本報昨載重慶地方民人毀壞教堂。並將教民驅逐。有中國學西法之醫士一人誤遭斫斃。查中國各處教堂林立。統由國家出爲保護。諒中國民人不應故意將教士人命作爲等閑之事。雖議籌鉅款。賠建教堂。並撥錢償卹被害者之家屬。而國家已深費經營矣。幸而此次所毀教堂。乃係美國。並非法國所立。現聞美國政府並不欲派兵來華。借端啟釁。佔取海岸。作爲停泊戰船處所。亦非欲格外需索。並奪取省分要地。以自攬中國鐵路之利權。

查重慶傳教之人。共計有四十名。在該處城內。依然安靜。該處訪事。屢有信來。云傳教人在重慶江北。屢有失和之事。按江北在重慶之小河對江。必須日久。方能查悉。鬧教情由。因何事而起。以後便於防範。誠恐此風一開。將來揚子江一帶。必至接踵而起。蓋沿江居民。素稱慄惶。喜於生事。爲哥老會之巢窟。此會中人。常思煽動愚民。謀爲不軌。所望中國官員。制亂於未形。防患於未然。嚴其政令。而禁責之。以免釀成亂階。據西國人云。數月以來。軍械運至長江者。不可勝計。又聞中國極品官員。於購

運軍械頗爲認眞。若就管轄地方而論。必爲兩湖總督張之洞無疑。卽兩江總督劉坤一有所舉動。亦順其意。實因其才幹過人。甚有體面。至西人又云。張之洞甚憤北京政府。命其裁撤兵勇。節省糜費。將來國威不張。勢必愈形瘠弱。每以中國譬之廣田。聽外人瓜分而去。我意此言必係道聽之說。倘中國待有才幹之大員。竟如無有。必事事與之掣肘。則將來作事。卽不能再臻妥協。豈非國家自誤之咎。如果爲大員者。共信平日自命忠直之人。出其所有才力。何事不可挽回。而必以裁兵一事。憤憤於中。未免太屬虛謬。或者將來另有條陳裨益時事。亦未可定。從前張之洞曾借洋債。購辦軍械。原屬請旨遵行之事。現在國庫支絀。而各處釐金。又抵作他項用度。將來清償借項。豈不當重稅於民耶。此款雖係國家借用。未必與己無涉。或因此憂形於色歟。

揚子江一帶。最多游民。易於生事。誠恐教案再見。凡中國才幹之人。在上海各報館者。理應預籌保護之法。然其意中。不無偏袒中國人處。現在所論。不過中政府舉動。並未論及西國民教相安之大權。惟外國人深代籌及。目前中國如此積弱。特將機會告知。約開內地口岸數處。以期有利無患耳。

外人亦知將來長江一帶教堂。必有官員出爲保護。我等亦其知之。但據各新聞紙。

由外洋譯出者。均以教案深爲可慮。目前此處人民。尚屬相安。與英國所定民教章程。亦相符合。原不必預料日後有失和之事。但地方官員。稍不經心。卽已釀成巨案。不能不大爲之防。我等深知揚子江將來必有不測等事。唯沿江地面。所有外國。不論教內外人民。理當首先保護。倘內地乘機煽亂。則各處教堂。必至先受其禍。此非有仇於外國人也。亦因亂民波及。洶洶之勢。誠不易約束耳。北中國每日報
西三月十八號

俄國陰謀

蘆台地方。軍營現有調動。所有前用德國教習。均已更換。有俄國將軍一人。係由俄廷派來。管理教習之事。未知中國曾否先與俄國商量。聞並有條約。令中國不許再用德人。凡日後所用教習。應歸俄國將軍派人。該將軍並無薪水。每月由中國給予津貼。約銀三百兩。其職分與蟲統領相等。如有會商公事。則由俄領事轉達。蟲統領有事。須由總署轉遞。此人係俄國借來。並不受中國節制者。聞此事。北京政府。先與直隸總督王文韶商議。未能定見。仍由軍機處主政云。目前中國。但聽時局之遷變。並無加意整頓之心。俄國可以派人。則亦可以奪取中國兵權。此外他國接踵來爭商利。中國駭駭乎。坐失權利矣。豈竟無術以禦之耶。

傳聞日本與俄國約定。將旅順口外兵船。限五日撤回。未知確否。現在日本兵隊。頗

足與俄國相敵。此外有人更願日本與俄爲仇。將來東方如有兵事。尚可借重日本人。出爲臂助。至俄國舉動。更爲明白。意欲取高麗。據滿洲。蒙古各境。及東三省一帶。若無他國出爲阻擋。卽擬長驅直入。自北而南。以逞其雄視亞洲之志。此時尚似靜守。預蓄陰謀。待其時至。然後一舉以爲各國之倡。

北中國每日報
西三月十六號

論中國清還日本賠款事宜

日本賠款一事。皆因歐羅巴各國不能和衷辦理交涉。以致最窮之中國。又須多耗無用之費。前者英國允借中國洋銀一百兆圓。按四釐行息。然俄法兩國誠恐此款借成。中國將來當爲英國屬國。是以屢梗其議。現在已作罷論。今中國與匯豐銀行。及德華銀行。借洋銀一百兆圓。卽以海關餘款作抵。據云每九十圓作百圓。週年以四釐半行息。用錢每百圓扣二圓。統計中國實在借到之數。僅洋銀八十八兆圓。每年利錢。較借英國之款。竟多出洋銀五十萬圓。此款借到。足敷撥還日本賠款。俄國法國以及德國。擬卽勒令日本退還威海衛。查中國所欠日本尚有洋銀八十三兆圓。如果中國在本年西歷五月八號前。清償賠款。應減去利息洋銀十兆餘圓。除中國以八十八兆歸還日本清結外。尚存洋銀一十五兆半圓。然旣已還清賠項。日本果否卽行退出。威海衛尙難預定。論今日時勢。日本正可藉口讓出。威海衛如何不

方便之處。今俄國佔旅順口。德國佔膠州。可謂時局一變。日本不肯退出。威海衛理所當然。然日本有不宜佔據。威海衛者。其難有二。威海衛需辦防堵。費用不資。日本適當國帑支絀之際。入不敷出。卽借外國之債亦不能應手。則用款無著。一難也。從前俄羅斯曾勸日本退讓遼東嶼。此次若佔威海衛。俄國未必輕許。聽日本自便。況俄法近日已遣兵艦多艘。赴東亞洋面。非必盡係防英之故。果係防英。不必遣兵至東亞。儘可在歐羅巴海面爭勝。且東亞地方。此兩國並無船澳。亦無退地。而沿路之煤。早經英國購盡。可見此次遣兵至太平洋。專爲恫喝日本起見。查兩國兵艦。雖不及日本之精。然已到之船。及沿途陸續增添之船。與日本水師力量。不僅足以相敵。二難也。有此二難。日本或者不願久屯。威海衛亦未可知。賠款旣償。大局粗定。不過中國最爲吃虧而已。目前日本唯有以整頓度支。平定臺灣爲事。至於日後或有大欲。尙須候至一千九百零五年。國帑稍裕。而兵船亦可以備齊矣。如是時。妄有舉動。則咎由自取矣。

日本每日報
西三月一號

論廣州灣地方詳細情形

數日以前。謠傳廣州灣地方。已被法人取奪。並有法國戰艦。鎮守該處。迨後探悉。並無是事。然其中必有原故。不易揣測。近知法國戰船。曾往該處游歷數日。本地土人。

見兵登岸以爲有佔據之意不知法船確於前月二十三號退出該處往中國海面游歷一時快致驚慌隨後又報有法國戰船入廣州灣內地並有法兵登陸此報甚爲迅速似非虛言意者法人審擇該地形勢立意要佔此灣作爲水師屯煤之所並預計將來南方有事即可留作退步亦未可知茲特將廣州灣形勢訪明畧陳數事閱者便易醒目

廣州灣地徑在北綫約二百英里迤西南至香港此灣地勢絕佳可泊水師戰艦並合通商埠頭之用法人甚利其地但不知欲設何法以取之耳該處地近海濱與香港不甚懸殊尙有數端駕乎香港之上亦有不及英埠者海口有二均係極窄其進口處僅二十英里之長水石環列形勢天成則以此灣爲最美計水徑有三尋半至十尋深者爲停泊船隻最宜之地其東口約一英里半口外有沙灘數處不能由洋面駛船徑行進口然有一極便之水道須由南邊隨岸而行是處水深約有七尋即稍低處亦有五尋半深決無擱淺之患況東面進口處沿路有十二尋水入海口處闊五六英里統算水深以九尋爲率其海口闊處以十英里爲率由東及西由北及南並六英里至七英里雖吃水至深之船或颶風浩蕩仍可安靜駐泊灣內統計該灣闊約一英里至二英里長約十五英里舉該窄方而計其水徑約三尋半至四尋

平時潮水在兩進口處勢力甚猛蓋緣進口甚窄而內裏之海口又極闊大故耳近處有一河道直達廣州灣河內內有一埠名赤礮商務甚廣與澳門江門兩處同爲往來貿易之區赤礮進口貨物以棉紗洋布鴉片烟爲大宗其餘中國所需各貨物均有運往者其出口之貨則油蓆兩項最盛此蓆在南方作爲打包及蒲帆之用姑不具論第就廣州灣而言法人如果佔據作爲通商碼頭必能接連雷州連州高州並海南島各處或者將來與東京法國屬地聯絡一氣亦屬不難該處與法國在西江屬地所隔者僅小山一層法國果於是處商務能立意振興五年以後必有四倍之美者但其稅則不可多設名目須改動舊時稅章雖於目前商務不無少損然較之經商海船常遇盜刦以及地方官長倚勢侵凌者其不堪入目之情形已大相懸絕矣商埠既開將來香港一隅甚爲有益故我英人預籌經營之利深爲厚幸並非有嫌法國爲強鄰之偏處也然由我料之法國卽取得該處經營各事最久亦不過數年又想并吞西江一帶地方矣明知西江之事英國誓不肯遵倘要允諾除非將英國與中國以前所定揚子江一帶不准割與他國之約辭竟作廢語或在廣州灣近處審有煤礦可開卽將此項作爲抵換亦未可料聞有人細審該處地土時露礦質不少必非一無出產者彼法人亦知之否耶

香港報西二月二十八號

中國籌款

中國戶部議定籌款新章。欲充實國家國庫。以清洋款。現已議奏奉旨准行。其訂定章程。凡與洋商交易之各貨鋪。及洋藥店等類。不論生意大小。每年統收捐銀五十兩。又各省民房。每月須加房捐。比照租價十分之一。歸管業人照付。此事由順天府行起。已辦有一月之久。現在行文各省。一律收捐。中國軍機面奉上諭。以洋債還清之日。作為停止日期。然自外人視之。恐中國將來未易有還清之日也。但此事料想中國民情。尙非漠視。昨日北京來信云。此項房捐。各處民人。均願遵付。未知將來各省如何耳。北中國每日報三月十七號

旅順停泊外國船數及煤廠情形

旅順訪事人云。所有從前停泊船塢口之兵船。現已開往。現在各船出進甚便。謠傳俄國兵至滿洲。仍是紛紛。又俄國鐵路。亦須接至旅順。現在兵船停泊旅順者。共計四隻。兩隻停泊碼頭。其餘均在船塢。另有俄艦一隻。帶有魚雷船一艘。船塢之旁。有俄國起造之屯煤廠。防備兵船所用者。旁有小廠一所。刻均竣工。大煤廠可屯一萬五千噸。小廠可屯一萬噸。先有俄船。可裝二千噸者。卸煤已畢。又有俄國義兵船。續運煤來。此船計有四百五十英尺之長。可裝煤五千噸。爲中日開釆以來第一號大

兵船。又有中國兵船。名通濟者。十號自旅順開往天津。當夜即歸。十一號復開往他處。北中國每日報西三月十九號

外國時務

法國在華商務

英國商務會。接到法國派在中國游歷人來函云。該商務會總辦Henry Bremer君。言及法國應在中國所辦各項商務緊要事宜。均分門類。有一百條之多。其目前可以施行者。約有數條。已刊登報章。廣告各處。其餘尙未宣示。須候國家採擇。此事既經留心考察。歷有數年。則各項商務。自應從速辦理。惟布賴克倫商會內。立定王見。不願官場與聞其事。亦不明登官報。查法國前數十年。凡國內推擴諸商務。及他國交涉者。以英吉利人最爲受益。計自一千八百四十三年起。至今商務大半利益。均讓英人。目前洞悉情形。猶如夢覺。惟有加意整頓。自扼利權。以免外人之侵奪耳。

該商務總會。派出游歷之人。考得法國在中國屬地。如果創興農務。並仿照泰西耕植之法。則獲利倍厚。計可用之地。如東京越南西貢等處。並監布打金邊。均可試辦。但開墾荒田。必先溝通水利。以期日後可收無窮之利益。儻法國國家果能體察情形。就現在管轄屬地。所有水道。立意整頓。則中國遠不能及。計合用之水道。有二。曰

伊拉瓦帝江曰西江曰紅河該河地勢甚近最便運水入內當併力疏鑿並陳設鐵路一條由近河處直達老開地面最爲便捷至通湄江之支河甚不通用商務總辦又言中國最富之省莫如四川計其面積之大約法國五分之四人民至少亦有四千萬該地多山尋常所食穀稻均是山足低田所種惟麥則盡植山上無須灌溉他若絲繭鴉片烟蔗糖以及花生荳果等類並有他處不常經見之物其西界邊接連藏地並有金銀銅各礦而煤鐵礦四處皆有但四川水道不能與内地相連火輪未便徑達然揚子江一帶日久運貨上下實與商務大有關係今宜趁此機會添設代理公務之人在重慶法領事處令將四川省分徧歷考究以便指示法商何款可以合用何物可以暢銷並照英領事每年以一半作爲游歷之時藉資考證現在英人亦知此項舉動甚有便益擬照式在緬甸地方興辦商務惟法國領事向不往他處游歷卽該省近地亦有未到之處當另設一人訪查商務或住北京或居上海各商埠聯絡各總督官員領事並各國商人探聽消息及各項商行利益之事

商家各銀行匯水漲跌須視商家之進出多寡以定銀價之高低此事本非法人所能擅主但法人在中國行商不過數十家並不兼攝匯水漲跌之權

紵疋一項出自勃雷地法特由法國運至中國者織造甚精統計法國出口此項貨值五

自

倫敦中國報西
一月二十八號

西貢商務

百萬佛郎克內有疋頭絲邊計共二百萬據考究商學家言洋布日後利息甚薄但去年進口洋布等件共值銀一萬九千二百萬佛郎克可以敷用又每年要用棉紗十萬噸如果他國立意在法國屬地開設紗廠更於法商有益是以亟須勸人速辦將來售主日多須揀合式之貨免致挑剔現由商務遊歷人設法細查各項新式貨物以便指示國中製造之人可期速售惟製造之廠法國少於英國恐難持久若圖生意興旺必將新式製造之廠遷近銷場廣處非另行籌辦仍不足與他國爭勝耳

英國外部接到西貢英領事據報商務情形云該處地方近有貨物數種若照進口稅則一律抽納則於外國運來貨物日後必有十分阻滯查進口稅章均法國昔年所定現計數目與內地所收之稅未免太覺不符

機器鋼鐵等項共有十餘種每一百基路應納稅金六佛郎克至四十佛郎克不等

該處屬地所製各項鐵器銷路甚廣但係法國運來之生鐵尚費人工若進口時俱係製就鐵器更易銷售查西貢地方僅設公司兩處雖有製造各項銅鐵之廠而公務所用甚屬浩繁必須預籌不敷之處此外中號鐵廠計有兩家另有開設小廠者

均往西貢之中國人工作人等。尙屬缺少。所有鋼條及鉛彈各種。英國俱向購用。唯此項進口。甚覺寥寥。

各路絲斤由西貢出口者。均是未經凍熟之絲而紡績棉紗。該處尚未設廠。其所用者。均舊時本地工人手製耳。

象皮帶及人身所需各種用物。均由法國運至西貢。價值甚貴。實無他國可與比敵。惟顏料藥材等項。以及磁器油漆器。該處工藝亦不見有甚精者。現有工廠一處。甚爲寬敞。計每年運出貨物。至鄰近屬地者。當以肥皂爲一大宗云。

煤礦在越南東京地方。有吉寶洪夔兩礦。所產之煤極多。據土人云。價目頗有高低。每年運往各口者。以香港及美國西濱一帶最多。且兩礦所出新式煤磚。近更興旺。較他處塊煤尤爲合用。

製酒房初議開設。現因酒稅加重。復行停止。

牛皮一項。該處土人及中國人在彼製造者。甚屬不少。均不甚值錢之貨。然本地商人。甚爲合式。即歐羅巴各國之人。多有購用者。亦因其價值之廉耳。

西貢凍染之法。最爲講究。其染房數處。足稱該處土人工藝之冠。所出顏色。亦分外精美。

馬車廠。該處最少。西商所開者。共有二家。凡廠內應用各項鋼鐵等件。俱由法國運來。准免納稅。惟漆與牛皮。每百基路。照納稅銀一百九十佛郎。克中國人所開車廠。亦有三十家。均是貨車及中號之馬車。鐵件俱係自配。較西商所開之廠。價更便宜。

時辰鐘爲該處常用者。多係美國所製。其價極廉。

靴鞋兩項。本地著用者甚少。即尋常所著衣服。亦以少爲貴。

糖果等項食物。均法國運往。

倫敦中國報西
一月二十八號

中外雜誌

日款緩期。北京來電云。前允清還日本賠款。現在尙須緩期。日本政府特意欲與中國和好。擬另立合同。再遲五年歸清。聞此約刻已簽押矣。

北中國每日報
西三月十六號

重慶教案。重慶電云。美國教士在重慶設立教堂。歷有年所。現有重慶民人在該處鬧事。有中國人學習英醫。在教會醫院中者。已被殺傷一人。

北中國每日報
西三月十八號

重慶行輪。日昨接到重慶本月八號電信云。西人有小火輪。名利春者。已安抵重慶。查揚子江上流。灘河極多。此次小火輪。居然可以駕駛前進。想馬力必不多也。

北中國每日報
西三月十一號

俄船蹤跡 近有俄兵船一艘運兵往琿春。經過日本長崎埠。船內裝兵甚多。所

有軍械均預備齊整。如有兵事即可派用。北中國每日報
西三月十五號

俄據高島 高麗釜山旁邊有鹿島地方。刻聞俄國欲據爲屯煤之所。此事從前

已經議過。現因日本人從中唆使令其悔議。勸高皇不必應允。日前自主會中。又有人啟奏高皇謂此事甚謬。不宜允許俄國。然日本從前亦有佔踞高麗地方之事。未

知高麗政府肯聽日本之言否耳。北中國每日報
西三月十六號

日本公舉 東京來電云。日本公舉之事。現由國家政府專主。北中國每日報
西三月十八號

高麗電車 高麗漢城地方要造新式之電氣車。就從前濟物浦之舊鐵路。從新

推擴添造電氣車路。目前高麗甚爲講求西學。有蒸蒸日上之勢。北中國每日報
西三月十六號

高皇薨逝 高麗國皇父大院君。卧病數月。現已薨逝。生於一千八百二十年正

月。約有七十八歲。當國之時。甚爲英偉。近年始行委權。一千八百六十八年。高麗民

人與天主教士忿爭。頗多殺戮。事甚兇暴。而其中情形。自是可原。所有國內兵民深

加愛慕。雖生平不無可議。而其膽識兼優。固高麗全國所最希有者。北中國每日報
西三月十六號

路透電音

俄國政府向英國駐俄使臣云。俄國擬租旅順口大連灣兩處未定年限。另要修築鐵路。繞過滿洲地方。並不願違背公法。以兵事恫喝中國。儻租定碼頭。即作爲通商往來之用。

英相沙侯病尚未愈。耶穌復活節前。恐仍不能移住。利尾喇 Goscchen

中國借款所發股票。展期至三月二十一號。聞因德國銀行章程未定之故。

國海部尙書果興 Rivier。預算水師費用須較往年逐漸加增。並宣言云。此項水師練就。

國人瞻仰威望。愈加信服。可以常保太平之局。即不幸開仗。亦可決其必勝。然終望

天佑。不致輕啟兵端耳。

英國駐京使臣Sir Claude Macdonald。現奉英國遷擢。C. B.

升銜。以上均西三月十二號 印度孟買地方。時疫盛行。現在境內各廠工人大不安靜。

美國紐約各銀行商人。近來頗有驚惶。因美國民人與西班牙不和之故。前次美

國兵船失事甚慘。聞係西班牙人所爲。憤欲開仗。然據華盛頓傳言。政府並未得知此

事。亦未接有兵警之信。

駐紮上海之西班牙領事Senor D. H. de Uriate。哭雨利愛特。二月十三

號接電云。小呂宋島內北帶處。近有黑人多隊。在彼鬧事。並放出獄犯多名。另有黑

人暗中相助。割斷電線。以致信息不通。現由地方官派兵彈壓。可以息事。以上均西三月十四麥荆來

西班牙駐美使臣。呈遞國書。致美總統。敘述兩國和好之意。以敦睦

誼。英相沙侯病尚未愈。醫士勸往利尾喇。地方游玩。藉養政體。所有外部各

項事宜暫交 Hon. A. J. Balfour 拜爾福代理。英國政府現派兵士至 Berber 白白地方限四日三夜。即須赶到可稱迅速異常惟兵士疲於奔命竟有敝履跣足者。英國外部侍郎在下議院宣言云國家近日於保守香港商務情形極爲留意以上均西

三月十五號 印度孟買地方時疫漸退民人現已安靜英國各醫院醫士均勸
首相沙侯毋須辦事宜安心攝養以上均西三月十六號

不願受英國節制其新立之總統克魯格率同民人在南亞非利加有英國屬島倉斯法爾境內諭衆齊心勿受外人欺壓英外部侍郎致書詰問言英國復欲管轄此地該總統復信謂我國可以自主毋須受制於英西三月十七號倫敦商務會中讌集有商部尙書來及在福爾克司

座備述他國商務情形目前正值吃緊之際但中國各口岸及西亞非利加等處貿易深信易於措手云西班牙政府函致美國詞極謙恭並稱兩國若因毀船細故竟尋兵釁未免受殘民之罪決計不願開仗然美國仍在加意防範以免倉猝償事以西三月十八號英外部侍郎在議院宣言云本國不解俄國租據旅順口有何相宜

美國欲舉戰船失事細情曉諭大眾總統不肯暫將此事留中候有機會再行宣言香港三月二十號來電云廣東省城有亂民鬧事實因米價騰貴之故

法文譯編

上海潘彥譯

日本國志圖

東方近今之時局已實驗轉因轉然鼎列之歐美英法不茲僅在中
心時事者不禁爲作杞人之憂惟大抵留意而擔憂者惟此亞洲之兩國蓋將來如有戰爭兩國必與焉則茲二國之所以立國與民情兵力等自必有心人所願聞也茲先以日本言之日本近數年來自行振作兵力頗勁併合一處而有歸宿恆屏息靜待思借端猝發務使中日一役被西國從中遞奪之權利一旦復還其舊並欲於亞洲腹境彎割大地以遂其貪婪之志以論中國則大謬不然如後有戰事其賠費求和已是萬不能免大有顛倒錯亂不可偪視之景象猶如朽腐之尸龐然蘊蓄於內者不知究屬何物豈醞釀久之仍能復生乎抑一死而盡終不還生耶但不得而知矣

日本仿效西法。無微不至。治國之制。亦取自外洋。眞亦步亦趨。盡情盡致。至其立國之情。仍爲君主之國。凡政治皆出君主之手。其位世傳子孫。常屬該朝之元首。名爲天皇。已有二千五百五十餘年。建都東京。一千八百八十九年二月十一號創新制。建議院議員共二百五十二人。或由日皇自選。或由同寅推舉。或畢身常充議員。或

惟任職一時俱無不可。又立代議院一院中議員其數三百皆由縉紳薦選。凡縉紳須納年稅七十七佛郎者方有推薦之權。議員以四年滿任過此退班再選。今皇名睦仁生在一一千八百五十二年十一月三號彌亞谷地方。一千八百六十七年繼父爲皇娶王家女爲后。名三條美子。生有一子四女。太子年已十九。日本方輿係鉅島七所奏成者。夫人而知之矣。國中版籍甚富。居民實數共計四十一兆八億一萬人。

土地之廣約有三億八萬二千四百十六平方啟羅邁當。約得六億四千一百三十百三十倘併臺灣島計之。則其版數得四十五兆人。地面得四億一萬七千平方啟羅邁當。約得六億四千一百三十七百六十七中方里。由此以觀日本居民之稠密較法國爲尤甚。蓋法國版圖。藩屬不共計五億二萬八千平方啟羅邁當。居民祇有三十八兆。卽每邁當見方在內居民七十一人。而日本則有一百一十九人。

因一千八百七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號之新律。凡日本民庶俱應投營効力。自二十歲爲始。充陸軍行營軍三年。或水師四年。再充留營軍四年四月。或水師三年。未充方鎮軍五年。軍役乃畢。當承平時。陸軍約共三十萬人。至論日本海軍。本報屢已備詳。輪艦堅實。兵力雄厚。近又修造重重。不遺餘力。數載以後。待定造各艦全行告竣。則日本水師必係可畏無疑。輪艦俱係時式。又皆精固。其數共計六十五艘。魚雷船共計

一百二十六艘。此指已成者言恐此時不止此數戰旗係白色。中心紅色。作圓盤形。由中向外。又曳紅線十六。如毫光然。閃射至旗邊。民旗與商旗亦然。惟無紅線。

以論中國。則尚酣睡如故。無法可以擊醒。又碩大無朋。無法可以掣動。浮面雖受各種挺撞。內裏仍毫無醒覺。依然如昨。君權最大。世世相繼。自一千六百四十四年以至今日。滿洲在此稱皇。名爲清朝。皇帝於后妃所生世子中。擇一繼其位。今皇光緒在一千八百七十二年八月二號。生於北京。御極後。皇太后初尚垂簾聽政。自一千八百八十九年二月二十六日以後。自執朝綱。親理庶務。所謂總理衙門。各書報屢次提及。蓋即歐美各國之外務部衙門也。中國方輿甚廣。共計十一兆八億平方啟羅邁當。居民約計三百五十七兆人。卽每平方啟羅邁當。惟有居民三十二人。倘民庶之衆能與日本相埒。則此無外之膏壤。居民必至千兆之數。

中國武備。則因散漫不稽。殊無次序。與烏合之衆無以異。凡所稱八旗兵士。咸駐北京。與直隸全省。以額數言之。尚稱有十萬人。至其確數。則無從索問。卽華人亦不能周知也。各省軍士。皆係各督撫統轄。其額數皆四五十萬左右。問其實數。則不知也。各項兵士。咸無紀律。器械不足。又不精固。技藝不熟。又不習練。實未可與言戰。近來急急步武西法。設立新軍。教練洋操。然此種刻意之經營。皆未嘗奏有效驗。余嘗謂

中國並無聯絡之艦隊。所有兵輪皆散在各處。分爲數起。如福州水師共兵輪十三艘。水手共一千八百六十五人。上海水師共兵輪八艘。水手共九百人。廣東水師共六十八艘。水手之數尚未採訪確實。再中國所有海軍除快船數艘外。皆礮艇與魚雷船而已。所豎旗幟作泥黃色。軍旗與商旗皆係黃色。中間畫龍一。作青色。法國本鄉報西一月五號

論歐洲各國在中國爭奪利權

近來余翻閱各國交涉雜事。確知今年俄法兩國新聯盟約。共在東方辦事。且下時局日漸加緊。萬一開釁。則俄法兩國即行調集水陸各軍。合力抵禦。余想此次盟約專與英國爲難。若論德國。今日雖稱強盛。未曾與他國聯絡。其勢尚孤。現在各國在東亞海面所有兵輪。共計六十二艘。英國副將蒲雷手下所帶兵輪。在中國洋面者。共有十七艘。英相沙侯新立議論。思聯絡美國。互相保護。然亦徒勞無益。須知美國舉動。素係不肯干預外事。倘有兵爭。必不肯帮助英國。總之熟悉外交者。皆知將來爭戰之局。英國必是孤立無援。所可聯盟者。不過日本而已。法國本鄉報西一月五號

巴黎新開女學會

日前貴婦名蓋那郎貝利埃耳者。曾創女學新議。至今人不能忘。於所發議論。與設堂試辦各節。人皆佩服。合議者頗多。日昨衆人集於前立初等會學學堂。即李渝利

庵街第二十九號門牌。與議者定議。即刻立女學會。會中章程。刊立成條。所有一切規模。業已妥定議稿。今日呈進內署。請准施行。該部尙書。必以此舉有益於人。諒亦樂給准據。不稽時日也。所立會章。語意堅密。不涉浮泛無用之語。用鈔錄數條。如左。

第二條 會中宗旨。乃讀書。凡有關造就婦女。以成世上有用之人之書。皆宜專讀。再宣講本會大意。卽欲使婦女在人間得踞確實之位置。而能舉辦諸事。以省男子事事躬親辦理。

第四條 會中宗旨如此。故擬用下列數法。一設報章傳示遠人。定會期聽講會旨。二立高等女學堂。三創立各種會社。以便備出各等職事。分撥婦女承辦。

第五條 凡與會章合意者。均可入會。會友自訂每年捐款之數。其數至少佛郎一元。

第七條 會以董事五人主持。董事由衆會友遴選。

第十一條 衆會友又自會中另選數人。以充總議事人。惟須先由董事等保荐。或會友中至少五人推舉。方能膺選。議事人專主提倡保護會務。使會舉蒸蒸日上。以臻十全。再此新會。并無專屬之人。惟董事等公舉一人。作為首事。每次大會。改換新人。至此會。並不講究繁華體面。惟欲辦有成效。能得實益而已。法國時報西正月十五號

法報論病兵宜恤

河內地方余同事某君致書本館具述近事一則。本館照錄之如左。日前該處營中有兵名罷雷耳者。呈稱有病。詣官驗看。醫員核得無病。罰禁捕房八日。該兵復命人昇往。仍驗如故。罰以監禁。病兵又懇醫員診視。醫員仍未察出病在何處。病兵無奈入監。未幾瘐斃。接人命大事。關係非輕。安能冒昧從事。余同事具述此事。多所掩飾。本館心仍未足。願聞其詳。如或不然。願此君更正之。蓋此種不幸之遭遇。不應壅於上聞。倘有緊要。本館亦將抗言伸說。代抱不平。昔者與此相類之事。亦嘗有之。然其時法京街談巷議人皆詫爲奇異。本館尙憶二年前巴黎各報館紛紛傳說有兵一名。病不見察。禁閉於監。然其人病不能起。算入醫院。即死於臥榻。適時兵部大臣皮郁聞之。大發雷霆。諭令嚴加根究。其怠於檢點之醫治。以重辜。自是一律肅清。此種事不見於世者數年。不料至今日乃再見於東京也。是在印度支那陸軍總統領切實懲辦其事。務照前兵部大臣在法京所辦之案情。在屬地彷行。嚴加處治。與前該大臣處治誤傷人命者無異。使人知其關係重大。不敢輕犯於後。

此節新聞傳至法境後。凡我法居民。自極貧以至最富。千家萬戶。無不以此事爲談資。咸以該兵屈死。殊爲怏怏。夫爲父母者。聞此凶耗。自必心折骨驚。如聞最可畏最可憂之事。而彼爲母者。日見其幼子繞膝。亦知其長成後。必須置身行伍。思念及此。不禁股慄。憂其將來枉死營中。不得生還。至我法人民。於投營効力一事。皆挺身直前。毫無顧惜畏懼之心。如遇本國一時危急。必須征調兵士。則人皆是兵。羣出死力。以捍衛家國。蓋亂齒未脫。父母卽以爲國之心。誦誦訓誨其幼子。至長成而此心益堅。爲其母者。雖愛子情切。因深明大義。亦知割愛從公。而於痛苦之中。亦自能慰藉。隱忍不怨。詎料有不近人情之虐醫。致人於死地。此直以人命爲兒戲。非所以保護人命。培植人命。使日益強。日益壯。日益奮。勇有爲也。

國家設刑律。無非爲保軍中之法紀。無刑律卽無法紀。無法紀卽無兵也。惟刑律之設。不出乎人力之上。亦不強人行所不能行之事。余之作斯言也。亦不欲屈軍律以徇人私。更不欲將軍律隨意改革。然有時軍律亦似須遷就人意。使能保其身命。此其故。軍律更形合宜。更能確著成效。凡軍中將弁。愈嚴厲。愈峻切。秋毫莫能越犯者。大抵呼應。不靈。難得軍士踴躍從事。蓋此種將弁。視麾下兵士如木偶。凡有舉動。皆應照其指使。稍不合意。卽怒不可遏。則欲得軍士之心。不亦難哉。反是倘將領能知體貼士卒之心。與之休戚相關。則士卒之心。自深感戴。樂於從命。縱有勞動煩苦之處。或有時責罰。亦所甘心。無出怨言。且恭敬之心。與親愛之意。相生相輔。時至險危。將領可隨意指使。爲其兵者。無不奉行維謹也。倘偶有不見奉行之處。則是兵等不令而行。或則先令而行也。

向者官吏之待兵士恆苛薄。絕無顧憐之心。則其被人唾罵不已也亦宜。至營中醫員。照顧兵士疾病。應與供給兵士餉糈等同爲急需。然今之醫者。大都挖報冗忙。無暇詳細推究其實。不過砌辭搪塞。聊以塞責。且此固國家內政之必須認真整頓者。蓋每早八點鐘起。看視一營或一隊之兵。至鐘未九下。業已了事。前來復命。以爲一日之公事。盡心辦結矣。噫。豈此種人欲以速見功乎。抑度量過狹。太不信人乎。倘以士卒爲無病。而反其所言。不幸果死。則此時該醫之心之不安。應何如耶。至此反顧退休羸弱之兵。徑行歸去。斷不願強報無病。目覩一班少年。在死營房。致該醫心焉惴惴。不能安枕高卧也。

罷雷耳死後。統領必將深究其事。爲其昭雪。并有怠於檢點咎無可辭者。亦必從重懲治。但死者已死。無可挽回。惟再經此次重懲後。可冀將來加意保衛兵士之性命。不以人性命爲兒戲矣。海防提報西二月二十六號

日本兵艦

西一月三十一號。日本各兵艦。凡出外游歷各洋者。皆集日本南境。約期操練三禮拜之久。俟操練後。各兵艦分作三隊。開往各埠駐紮。前報曾言日本水師將來可以練成勁旅。因日本在各國定造兵艦甚多。且所造之艦。均與各國兵艦精勁相等。有

鐵甲船三艘。英國所造者。內一艘已造成。每艘載重一萬四千八百噸。又一艘在阿爾姆斯特隆定造。載重一萬噸。又次等快船四艘。載重九千六百噸。速率每點鐘行三十七英里。其中二艘亦在阿爾姆斯特隆地方定造。一在德國。一在法國定造。又快船二艘。載重五千噸。速率每點鐘行四十二英里。託英國承造。已經下水。又快船一艘。載重四千三百噸。速率四十二英里。又抵制魚雷之兵船八艘。速率五十五英里。在英國定造。又魚雷船八艘。在愛丁地方定造。又四艘在法國定造。又快船三艘。載重三千噸。速率三十七英里。又魚雷船三艘。巡船一艘。在本國造成。又本國船塢。開造鐵甲快船一艘。載重九千六百噸。速率三十英里。近日又飭令魚雷各船竭力預備。裝齊軍火。因須集成水師一隊。以便尅日可用。觀此所云。可知日本水師不但與法國水師並駕齊驅。而於俄德美三國水師。直有駕而上之之勢。此外更欲仿新法。聚各兵輪在一處。以厚兵力。然日本兵輪雖多。未知兵輪所用將領能否相當。想各國水師中辦理軍務之員。必有一番計議矣。海防提報西三月五號

英俄要結日本

日本訪事來信云。自從伊藤入部供職以後。議院之事。罕有所聞。近始聞知。三月十五號另選下議院議員。而上下議院大眾特地聚議。須至五月初旬。始能舉行。舉議

之期。至少以四十日爲限。聞此次會議。日本國家僅將今年費用及新採律例二事。交議院會議。此種新例。應於舉行各國新立條約一年以前。先行宣布。因此日本議院急急參酌新例。因一千八百九十九年。即須舉行條約耳。又傳聞英國日本兩國聯盟之事。本地各報章議論紛紛。照構濱邁爾希報所說。有某國使臣。曾言英日二國聯盟。實在可有之事。不應玩視。究竟英日聯盟。必須待中德兩國交涉總結以後。並須確知俄國在中國所欲行之事以後。方能舉行。現日本京城某報云。俄國國家擬盡力消滅日本。讐視俄國之心。並以此事甚爲緊要。因欲在東方。肆其鯨吞之志。及得各項利益。至論俄日聯盟一事。已在東京及聖彼得堡兩處地方傳說。有人謂余曰。俄國欽差伯爵勒羅查。現設各法。務要辦成此事。蓋大國如俄日。倘常能輯睦。友誼時敦。兩國俱有益處也。所有鄰國與日本通商之國。商務興旺。亦與此事大有關繫。夫英日聯約。不過意見相同。是得利者不過英國。而俄日聯盟。則得利者不祇俄國。是以共望日本官商留心考察。務得實在利益。不以意見相合爲足云。海防捷報西三月五號

高麗國亂情形

近來高麗地方百姓鬧事。因俄國近在高麗。大加整賴。奪其主權。畧仿日本在臺灣前事。是以人民不服。起意要將俄人驅逐。高麗國王有鑒於德據膠州之事。深憂國

亂未平。百姓將來不和等事。當時有土著三人。素與美國交好者。欲倚他國勢力。入高麗皇宮。陳奏各事。畧謂高麗皇倘仍聽俄人在高麗肆意橫行。必於本國大有不利。並勸高皇倚恃英美兩國。並強令高皇應允。凡於高麗地方開辦商務各事。專恃美國保可無慮。國皇許之。此三人見皇已允。即往美國欽使署。求美使許高皇暫時遷居署中。美使不允。辭以當時已有人告近似之事。必須預爲思量。然後定局。雖然。此三人者。預請英國及各國使署保護。並煽惑高麗百姓。稱兵作亂。倘此信屬實。則高麗蕞爾一國。必有非常禍亂。至論俄國向來銳進。偏近此處。恐又不免興兵矣。東方戰事。其興於斯時乎。海防捷報西三月五號

榮勝火柴

近來法管理國家工藝官。發給賽納郡各人家。保安火柴二兆枚。該火柴名爲榮勝火柴。以備各人家試用。夫火柴所以有炸裂之虞者。因內蘊白燐耳。茲得新法。可不以此物。豈不甚善。惟新造之火柴。分給於人。作爲貨樣。時逾數日。而零售紙烟店。可帶售火柴者。尙不肯收領代售。並繩登地方新火柴。自出之處。反一無聞知。噫。穿鞋不整齊者。豈卽盡屬皮匠乎。蓋此數尙不敷所分。故知之者寡耳。爲此各火柴工人。麤集府城。共相商議。所有聲明之語如下。

法手製火柴工匠與工女等。以爲非常榮寵。因能佈告衆人。近有新出火柴。不用白燐。名榮勝火柴。寄交各紙烟鋪與各雜貨鋪發售。一言賅之。在賽納郡各市集。皆有此物。我儕試造此物。爲數不多。然敢謂此種火柴。永無炸裂之險。無論或造之者。或用之者。皆無此患。吾儕造之者。以後能免瘻骨之患。與白燐所致各種可畏之疾病。并得免拔牙之苦。合言之。凡手觸此毒物。而得疾病者。皆可省用此物。而免殘廢之苦。與死亡之慘矣。新造火柴。更有別項益處。較之尋常火柴。更爲精緻。擦之常燒。不畏潮濕。一也。不論何項物面。磨之出火。不分物質。二也。售之之法。與尋常火柴無別。一箱五百枚者。其價四角佛郎小洋。每匣裝百枚者。售以一角。五十枚者。三分小洋而已。三也。此外吾國家亦獲益不淺。採辦原質之價較輕。而所有原質與尋常火柴無異。一也。廠中不須牙醫。二也。牙痛永絕。不須間斷工作。三也。不斷工作。可得工資。免醫費。四也。凡貴客賜顧。購用火柴。則嗣後之能保我身。能保我妻孥。無致病累者。皆仁人君子之賜也。爲此吾儕工匠。敢乞仁恩。使此項小技。早能奪得錦標。置我同業於上列。而視同新出之奇藝。俾得安心業此。不致被人撓阻。則工匠等幸甚。 法火柴工匠工女等押。

按無燐火柴。確可珍貴。我輩業醫者。久與此瘻骨之病。共相掙扎。自得此新法後。自更欣喜無極。如得戰勝也。飛茄羅報西一千八百九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六號

法國賽會總章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八日
預訂一千九百年舉行

上海潘 彥譯

第一條 一千九百年所有在巴黎地方萬國公賽會。應遵照下列定章。

第一章 始創諸端總分職司

第二條 此會在巴黎舉行。一千九百年四月十五日開會。至十一月初五日停止。凡工作技藝土產製造。即以下分類章內所載各物。無不收取。各國皆須延請入會。

第三條 賽同世會即今世賽時。同賽百年會。會分等次。總核百年內各種出產之地。益登甬道等。

第四條 將各種器械。盡人力所能。陳示衆人。務使所有作用與製法。見者心領神會。

第五條 餘凡小會。如參攷史乘。比較古時工藝。與稽攷人身及各國人種民情等。比審農具牲畜等。較準聲音音樂器等。皆爲一千九百年大會之分會。有專條另詳。

第六條 會場地最著者。乃香特瑪爾思脫羅茄台羅及其邊地。奧爾撒石埠。曇斯。潑拉那特。台繩娃利特。剛灰郎斯石埠。姑爾拉雷。巴蘭特冷杜斯脫利。及其週圍。

第七條 按一千八百九十三年九月初九日之諭。凡會中職事。皆屬商務製造郵政電報部尚書管轄。而以會中總辦總監領之。會中職事。共分數等。如總監領會務之職。監領營造之職。監領修路之職。監修牧場園圃水道燈務電氣煤氣等燈之職。監領庫款之職。總文案之職。管理訟事之職。管理慶典之職。至論總監領會務之職。由總監領與副總監領分任。以照一千八百九十三年十月初十日之部文。凡爲總監領者。設有故。暫離職守。或病阻不能視事等因。應彼此補代。毋致曠職。總監領監領總文案與司務首領等辦理公事。應聽會中總辦之命。凡以下第五章所載章程。皆屬其制定。爲其草創。凡遇總辦有阻。則知會會務總監領代行其事。

第八條 總監領監領總文案與司務首領等。應會聚一處。以成院落。院中監以總辦。查察各職事中所有疑難事。會務總監領亦可充作監院內副監督。

第九條 商務製造郵政電報部內。添立議事廳一名。爲賽會上議廳。以商務製造郵政電報部尚書爲監督。其副監督以國學藝學部尚書農務部尚書與會中總辦爲之。總監領與總文案充當議員。皆可陳明己見。與議諸事。

第十條 總辦署內。可添立雜學館。或政事館。惟事前須總辦行咨。商務製造郵政電報部尚書該尚書移文准定。

西文譯編

湘鄉曾廣銓譯

中國時務

論重慶教案並長江亟應設法保護情形

本報昨載重慶地方民人毀壞教堂。並將教民驅逐。有中國學西法之醫士一人誤遭斫斃。查中國各處教堂林立。統由國家出爲保護。諒中國民人不應故意將教士人命作爲等閑之事。雖議籌鉅款賠建教堂。並撥錢償卹被害者之家屬。而國家已深費經營矣。幸而此次所毀教堂。乃係美國。並非法國所立。現聞美國政府並不欲派兵來華。借端啟釁。佔取海岸。作爲停泊戰船處所。亦非欲格外需索。並奪取省分要地。以自攬中國鐵路之利權。

查重慶傳教之人。共計有四十名。在該處城內。依然安靜。該處訪事。屢有信來云。傳教人在重慶江北。屢有失和之事。按江北在重慶之小河對江。必須日久方能查悉。鬧教情由。因何事而起。以後便於防範。誠恐此風一開。將來揚子江一帶。必至接踵而起。蓋沿江居民。素稱慄惶。喜於生事。爲哥老會之巢窟。此會中人。常思煽動愚民。謀爲不軌。所望中國官員制亂於未形。防患於未熾。嚴其政令。而禁責之。以免釀成亂階。據西國人云。數月以來。軍械運至長江者。不可勝計。又聞中國極品官員。於購

運軍械頗爲認真。若就管轄地方而論，必爲兩湖總督張之洞無疑。卽兩江總督劉坤一有所舉動，亦順其意。實因其才幹過人，甚有體面。至西人又云，張之洞甚憤北京政府命其裁撤兵勇，節省糜費。將來國威不張，勢必愈形瘦弱。每以中國譽之廣田，聽外人瓜分而去。我意此言必係道聽之說。倘中國待有才幹之大員，竟如無有。必事事與之掣肘，則將來作事，卽不能再臻妥協。豈非國家自誤之咎？如果爲大員者，其信平日自命忠直之人，出其所有才力，何事不可挽回？而必以裁兵一事，憤憤於中，未免太屬虛謬。或者將來另有條陳，裨益時事，亦未可定。從前張之洞曾借洋債，購辦軍械，原屬請旨遵行之事。現在國庫支絀，而各處釐金又抵作他項用度，將來清償借項，豈不當重稅於民耶？此款雖係國家借用，未必與己無涉。或因此憂形於色歟。

揚子江一帶，最多游民，易於生事。誠恐教案再見。凡中國才幹之人，在上海各報館者，理應預籌保護之法。然其意中，不無偏袒中國人處。現在所論，不過申政府舉動，並未論及西國民教相安之大權。惟外國人深代籌及，目前中國如此積弱，特將機會告知，約開內地口岸數處，以期有利無害耳。

外人亦知將來長江一帶教堂，必有官員出爲保護。我等亦共知之。但據各新聞紙

面令停止左邊機器始出險遇險時我在船頭預備錫鍊臘子勃幫理，稱新用之人不知蒸汽過鎮江後乃派水手帮同蒸汽。我自午後六點鐘值班，至半夜止，自半夜至晨六點鐘係二副值班。七月六號晨，船過狼山灣，我到船面見船飄浮，似不向前開行也者。時值三管輪值班，我問何以船走動甚遲，答無煤。當令報知船主，謂前面煤艙有煤，後艙已燒盡，自二點鐘起後鍋無火，僅前鍋生火開行。問如此，汽鍋不將受損乎？答必受損。我問三管輪能否將煤自前船搬至後艙。三管輪曰：「可。我乃喚水手下來搬運。我在機器房內時，管輪指出只有汽七十五磅，水手既將煤搬來，我即帮同生火。半句鐘後，測汽表顯示有汽一百二十磅，輪開行便足。我俟正管輪下來，始上船面，告知船主以我幫同生火，大悅。船即開回滬上。問至此退堂午餐後復審。」威律師曰：「歐子勃處，我已去信邀其到案，未接回信，我亦無可如何。」蔡道台曰：「歐子勃宜到案。」律師問福勒斯曰：「何日到滬復開？」答七月六號到十三號復開。問未開之前有何事故？答船裝貨無多，到後即卸，次晨將船拖至江心裝煤，正裝間，歐子勃與煤行爭執，不肯再裝，與我去見邊列士勸令裝煤，歐不許。乃於九號辭退。次早邊列士來信，屬我將煤裝船，並發冀南接充正管輪。麥根士爲三管輪，裝貨不多，十三號開赴漢口。問未開之前正管輪有何事？報知船主。時發冀南，仍充正管輪否？答七月十二號發冀南，告辭。歐子勃奉派正管輪復來船。問誰爲管輪？答：「歐子勃爲正管輪，湛恩孫爲二管輪，麥根士爲三管輪。」開後一是平順，至距吳淞上游七英里，左機抽水盤遭損，復行開回。九點鐘到上海，午刻邊列士來船，謂復開回滬妙極，拆華人精此其時矣。令我開點交單。我請將空格發填，較爲易便。爾來船主謂新福建大副，已開有單式。我去見該大副，彼以德國船舊點交單示我，並指出何者爲武寧點交之物。我即回船開單。該舊點交單，現仍在船。到滬後，船上之貨，卽於七月二十號卸入江寧。船中之煤，有卸入寧波，亦有卸入江寧者。七月三十號，爾來船主飭我將駕駛之人除我與管船梯二人，又木匠一人，又水手二人，管事一人，細仔二人，外

其餘一律開除。開除之人二禮拜後始領得薪工。二管輪仍住船上喫飯。我與伊次我問歐子勃修理工需幾時可完工。伊說甚易修價亦不過五百元。然伊將開單大修言畢照開。問有修價否。答八月初歐子勃說伊所開之單。祥生廠估八千五百兩。問此後爾仍在船否。何時離船。答本年六月二十一號。問爾在船上常見邊列士否。答見。問談次曾述及遭損之事否。答我天去要薪工邊列士每推託並謂俟革甯海回來當可給我且香港一案將來必能得錢。我問香港一案如何。伊答武甯一役固屬幸事。然我猶以爲不足恃。故將甯州開至香港則華人在我掌握之中矣。並謂上次卽擬將該船開往香港。因威律師說不可。未行。今我要錢甚急。故已開去。各船中國不扣留。我亦將因負債太深而停止行駛。云云。甯州到港後。歐子勃與我在邊列士寫字房。寶勒說甯州到港可惜華人得信太早。否則我尚擬將新福建開至香港。問今年正月望邊列士曾否屬爾開薪工單。答正月十七號我與麥根士在船上邊列士來稱前日伊接信。爭端將息。屬我將薪工單開出。我答我曾月月開去伊說因有要更改之處。屬我將八月薪工單照七月之單同一開法。我說船上無人。豈能開在單中。將來退還船時前途一查。日記卽可知所開係屬虛假。邊說無礙。將來退船時可將日記簿給我。茲爾卽將薪工單照我所說而開可也。華人已在我掌握中。彼亦知之。必須付給當將格式交我填寫。並屬將我及麥根士應得之酬。亦開在內。八月薪工單多開九百元。送交邊列士。並說江水甚低。所有七十五尋長之錨鍊可起出在漢口變賣。所惜者將來退船時須并交。邊說鍊已起出。退船時爾不可多。說船上有錨鍊若干。本非爾所應知。我說其如日記簿點交單內。均已載明。何邊說爾可將日記簿給我。嗣又談及革甯海多矣。問所謂前項生意者何。答卽因扣船索償之謂也。邊說伊借革甯海之款係四分利息。我向華人要開五分利息。此外革甯海每月來往盤費尚須六百兩。並說革甯海有銀六萬兩可填。獲利甚大。問爾曾填武甯單否。答二月間我赴邊列士寫字房。彼將駕時船空格交我。令我填妥。我持以問歐子勃。該船馬力若干。歐答不知。然邊列士因日本神戶地方有人要購各船甚急。我卽隨便填之。問是否要購兩船。答是武甯甯州邊說白登係伊之友。初來派爲三副。繼卽升充船主。此人三副以上之職從未充過。今我升之爲船主。而伊

竟不爲信。雷稅司調停之說，係屬子虛。今威律師去見雷稅司，知此事擔。並稱稅司已來知照，事已調停，我等可領薪工，故屬開單。問武甯裝貨究可裝若干。答煤艙可貯煤一百八十噸，裝貨至多裝四百五十噸。若裝七百二百噸，不能行海矣。問自滬至漢口，復折而回，須燒煤若干噸。約多六倍。然燒煤每次不過七十噸。問甯州武甯開長江一帶，能否獲利。燒三十噸至四十噸。問與尋常走長江之船相比，如何。答歐子勃請數箱，而客人亦極少。問六月十五號至八月十七號，船上管輪爲誰。答我上船係六月二十二號，其時歐子勃爲管輪，伊於七月八號辭退，九號離船。號是否僱發翼甫來船，十二號復派歐子勃爲管輪。答屋年甚輕，常點火夫，致到漢口火夫罷工，而散因此辭歇。否亦派爲管輪。答彼到船卽辭，以不能得伙食也。問十升湛恩孫爲二管輪。問歐子勃是否不以升湛恩孫爲然。答寶勒來船到大餐房，謂各管輪曰：「今歐子勃已復派爲正管輪，屬發翼甫充二管輪，發不願卽離船。寶勒欲派湛恩孫爲二管輪，歐子勃以湛年太輕，請以麥根士易之，而麥不欲佔其事，故寶勒仍派湛恩孫爲二管輪。」問湛恩孫因何於七月三十號辭歇。答我知之，特未記諸簿中耳。我與歐子勃眼見其在機器房用大釘錘修桿蓋，然此處不應用釘錘。歐子勃見之怒。問八月一號，屠抱及旭斯透，是否派爲管輪。答是，然因領不到薪工，十八號卽辭歇。問爾行海若干年。答自一千八百七十五年五月八號起，八十六年到滬。問機器房內之人。如此更換，爾行海以來，曾見過否。答從未見過。問行船屢換管輪，若此能獲利否。答輪船用三倍漲力之新機者，最忌常易管輪。各該船舊管輪，我皆認識，謂船上機器如照料得法，其行駛之準，有如鐘表之機者。問各船情形否。答各船自外洋購到中國，我即知之。因我曾在臺灣電線船上當差，常與各船來往。問其時爾曾聞有機器不好之說否。答否。惟甯州於上次軍務時，曾在澎湖擋淺，武甯於八十九年，由香港開來，曾在蘭木碰礁，然該兩船當時在香港往來，載客領有執照，章程甚嚴。坦律師盤問福勒斯日，爾與邊寶是否不相好。答何必不相好。問

爾說白登不熟悉沿海一帶情形究屬何意。答寶勒當時伊要我上白登之船故如此說法。問白登曾否將新福建擋淺損傷。答我不知。問爾並無管輪執照。答無然接德國律法凡考充船主者必先由主考試以船面及機器學問方能領得船主執照。問考取管輪執照德律之嚴爾亦知之乎。答不知。問考取一照必學問甚博。答是。問麥東灣之役爾曾記諸日記簿中否。答曾記。因我眼見歐子勃作此弊也。問爾心中是否最好說其數尤不止此。答歐子勃自說需修之處不過五百元然伊要開一大帳。問爾知祥生廠所估修之八千五百兩是否係應修者。答我未察其詳我所以記得因歐子勃曾問我隔活動艙最好如何隔法。問爾知此款並未開在單內否。答我不知。祥生廠在信隆寫字房內見有祥生廠所開之八千五百兩一單。問爾是否曾說填駕時一單。答我曾填過然我知其不能變賣該船。問駕時並非爾所管之船。答是然將單交我之時我在船上。問船上之人八月十八號船者其薪工單是否開至月底為止。答有管輪兩人八月九號上船言明只有伙食不支薪工因邊列士無錢付給然十八號伊等回船取衣件謂與邊費口角領得薪洋九天美已辭散火夫於三號十八號分別開除未得薪工薪工單內所浮開之數計九百十二元。問爾並未學買辦之事。答未。問裝兵運價若干爾知之否。答畧知一二。問長江有碼頭若干處。答鎮江或舊帆船。問信隆是否僅漢口有碼頭。答有大船或係舊輪船或舊帆船。問信隆是否僅漢口有碼頭。答在鎮江蕪湖係傍蔓船。問爾是否曾說香港執照以證各船之確能行海然爾亦知執照年須更換乎。答每年或間年一換。威律師盤問畢。坦律師謂雷稅司已遵堂諭到案并問雷稅司曰我問邊列士伊開索款送交爾在何時伊答正月十三號係爾屬伊所開其索款爾將照付上海道不許未成我問伊所開之十二萬兩如何核成伊稱九萬兩係欠借各款及訟費等項其餘三萬兩係注銷合同之費云云其所謂爾將照付道台不許未成一說確否。答請閱我信即知我屬開索款係曾道台所託然查帳非我之事我未議價而始終請歸公正人評斷。問爾曾許付十二萬兩否。答我請公堂閱我之信信內我書我從未與之議價。問爾問然則邊列士所說是否不實。答不實。問爾並未查帳。答起初我即請歸公正人評斷故不查其詳細。問爾是否並無議價之權。答無然有設法。

使歸公評之權。問梅斯船主十一月九號曾否向爾說伊與船上之人均不能得薪工並爾曾否向伊說伊如能將船交華人爾可設法使之領得薪工。答梅斯曾來我處我給伊一信謂事已歸爾辦理與我不涉伊謂伊既領不到薪工能否將船交還我仍說事已歸爾辦應去問爾。問梅斯如將船交還爾想伊不將向爾要薪工否。答事歸我辦之時或可如此設想然我曾向伊說伊應去與爾商議此後如何非我所知。坦律師問雷稅司畢與威律師辯駁將歐子勃傳案。威律師說被告傳伊來案原告無不從然原告不去將伊傳來。坦律師說伊不欲傳歐子勃來案惟原案情早已錄畢如歐子勃再不到案恐將來不能錄供。蔡道台曰歐子勃應傳來為原告作證。威律師曰傳歐子勃來伊可允從為原告作證伊不能從。坦律師向公堂曰黃德順明日由香港來澠乃請傳梅斯船主問曰爾曾充江甯船主否。答九十六年六月五號接事。問爾是否十一月十一離船。答十一離歇。問江甯第一次由澠開爾是否已在信隆行內。答是。問有何事故。答與邊談邊問我曾怡和將停止江甯開行否我答不知想係謠言邊說伊來華為圖利起見現在華人已在其掌握之中伊不管粗船能否圖利云云我想如此情形我船生意不能久聯爲之焦灼。問爾開送薪工單否。答至七月底為止。問爾與船見稅務司否。答去見。問所說何事。答我所管之船係掛中國旗稅司我上之人皆領得薪工否。答否然我領到七十五元我送薪工單時邊說該船是月所做生意足以付給薪工惟所入尚未收到耳。問水手人等曾稍領得薪工否。答稍領得。問船人均不滿意否。答頗不滿意。問十一月爾去在街上跟我問所以服爾往來者是否因向爾要薪工。答伊等向我要薪工我想最好去見稅司先見副稅司屬我去見雷稅司。問爾將全情告知稅司謂船上有四十二人時來我寓吵鬧並在街上往來跟行其人皆我所僱。伊無權辦然當爲設法我說非我要錢船上之人向我要且雷稅司又說如我肯將船交還伊可開銷船上之人先是向信隆要錢彼每說謊延約我甚厭惡。問爾想爾可將船交還否。答我與船上西人商議以爲可交。問後來爾是否即與郭委員商議交船。答郭委員我本認識伊與我上船大副比德

聖與之檢查點交單。二管輪船蘭芝基將機器房點交畢。我與郭委員上岸。次晨我遇郭委員在三菱公司馬頭。郭委員欲將船開至製造局。我因與之上船。我想稅司欲開至何處。即應開至何處。且船上之人。與衣覓食。隆冬將至。稅司能為設法。故皆歡休不止。問然則船上之人。將餓死乎。答伙食已停止。我曾將船上動用之物。押洋百元。以付給水手人等。問押船上動用器物。信隆行知之否。答信隆屬押其銀交與信隆。以備付給水手伙食。我上船。郭委員亦到。正招施船而寶勒來船。船上之人。皆附和之。蓋想伊付銀也。其與船上之人。操外國語。所說我不知其時。我尚未起錨。郭委員即離船。我在船上守候半點鐘。亦上岸。十一我接信隆來信辭我生意。我以帳單尙未交去。遽行辭我生意。甚為詫異。緣輪船公司規矩。船上之人無論所犯何過。總須交卸清楚。方能離船。我寫信去問。並請照算薪工。迄未接復。問爾之薪工。亦未付給。答我接字條。僅說去信已收。惟帳仍不結算。問此後其船即扣留。答是。問爾在船上。信隆有何叮囑。答我到威律師寫字房。以我等在船甚安。分送我等匯豐票洋一百元。邊列士雖不願給。而威律師付之。問爾所謂我等者。尙有何人。答我與正管輪也。威律師說我等在船甚守。本分應酬之。給以票洋。屬我二人均分。邊列士假裝不憚。威律師屬我等上船。竭力煩惱華人。其意指看守之兵。船言我上船。卽照威律師所屬盡心煩惱華人。水巡捕上船數次。而華人未來。蓋我故意在廚房燒松油。使見若蒸汽然。並假裝起錨。廚房烟恩與大烟筒相接。故廚房內燒火人。必以為蒸汽而水巡捕果上船來看。問此惡作劇。係屬常做。答有時正管輪蒸氣。稍稍開動。問此前曾有兵輪上人登船否。答無。問惡作劇之後。兵輪上有入來船否。答只有警營名墨洛及水巡捕來船。問其上船。總在爾惡作劇之時。答是。蔡道台曰。兵輪上是否無人來船。答無。坦律師又問有人派兵上船否。答無。問江寧船上機器。有過毛病否。答有。然該船麥客立斯透當正管輪時。說機器甚好。曾蒸汽前後試用。毫無毛病。問後來機器因何有毛病。答正管輪希米突。我無言。彼執有憑照。固堪勝任。然二管輪則才不勝任。將機器損壞數次。皆伊之過。此人辦事尚好。然不能勝。瞻望之任。問二管輪何名。答辦蘭芝基。某日。我之僕來說。主人最好出去看看。我出去見全船震動。客人驚惶。此因測汽表按錯。螺絲帽擊動。包皮所致。正管輪說是二管輪之過。問正管輪怪機器不好否。答否。問開船時。是否並無毛病。答無毛病。有一次路上停四次。問是

英瑞樂機器公司啟者。本公司向設英京倫敦數十年。久已馳名寰宇。現因中國廣商興務特設分行於上海四川路第四號門牌。專辦各式鍋爐。引擎及煤氣車。煤油車。大小輪軸。皮帶。與車上所用各種器物。凡製造五金木質石質。所用之品出售。又專辦紡織機器。造紙。造磚。造糖。春米磨麥。製油。造冰。造荷蘭水印書等各種機器。又查礦機器。礦內抽水。起物機器。鐵繩。拉弔。坐人裝貨。各車之機器。又專辦水力。汽力。電力。人力。起重之機器。與造鐵路。所用各種機器。及火車。船。鴨。各工程物料。如有貴官紳商欲知詳細者。請賜顧或函問。本行均照外洋實價辦理。以廣招徠。此佈。

